

古城旧事

马小君

如烟往事南海街

上世纪50年代,我家住在南海街,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

南海街,因其紧临太原城西水系最南端的南海子而得名。我家住在这条街路南第二条胡同里,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院里有5户回民、两户汉民,彼此相处得很好。

街上有粮站,还有专门卖馒头的作坊,蒸得最多的是白面掺玉米面两面馒头,甜丝丝的很好吃。家里用水要到好远的南海正街去担水、抬水。经济好的或是老弱病残的人家,就买水吃。有专门挑水的,也有用水车送水的,5分一桶,一角钱一担。那时的夏天、秋天,各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打煤糕。煤场在旧城街西头与南海正街交叉口那儿,街上有卖烧土的,一元五角一车。有的人家自己到东山烧土场去拉,省点钱。到打煤糕时,全家齐上阵,和煤泥的和煤泥,脱模子的一块块脱,一干就是一上午。中午改善伙食,或是炖牛肉,或是炒羊杂,还有粉条白菜。看着院子里、胡同里一溜溜整齐的煤糕,家里人出来进去颇有成就感,也赢得不少邻居羡慕的眼光。

烧火做饭,生成的炉灰和日常垃圾都是用筐子抬到南海子,顺着岸边往河里倾倒,南海子简直成了污水河。后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街上有专门拉垃圾的卡车。一名环卫工人手摇一个大铃铛,“丁零丁零”走街串院,招呼居民们把垃圾筐子抬出来,车一到,就举起来往车上倒。刹那间,筐子上下翻飞,尘土飞扬,人们掩鼻躲闪着。

胡同口对面是一家大染坊,门面很气派。1956年搞公私合营,染坊门口贴着标语,插着彩旗,一支乐队敲着鼓,吹着号,滴滴嗒嗒,非常热闹。街上不远处有一个电动磨坊,加工香油和芝

麻酱。出油后的渣滓就运到南海子岸边坡上,铺着席子晾干,据说这些渣滓块儿要卖到农村,可以做肥料,或是当饲料。我们到坡上玩,受不住那麻酱渣子香味儿的诱惑,时不时用手指捏一下,放到嘴里咂咂味儿,却是苦苦的。

到了上学的年龄,院里的孩子大多到南门街(现解放路)的回民小学读书。下学做完作业就是玩游戏,跳坊、藏猫猫、弹玻璃球,还有就是学电影玩打仗,一般是玩着玩着就真打起来了,甚至头破血流。几个年长的大哥哥都早早辍学上了班,晚上回来就是拉二胡、吹笛子,自娱自乐。

南海街头有老头老太太摆的地摊儿,卖些日用品,有的还摆着小人书,这是我最爱光顾的地方。手里有了几分零钱,就蹲在摊上挑几本看,一分钱一本,我常常是攒了七八分钱看一下午,过瘾。记得有《林冲雪夜上梁山》《岳飞枪挑小梁王》《劈山救母》等,还有许多民间故事。回想起,许多历史知识和民间文学知识就是从这些小人书里得到启迪而产生兴趣的。

有一年夏天,南海街搞了一次类似庙会的大型集市,满街都是摊点,卖什么的都有。特别是卖烧饼的小贩,一边吆喝,一边用小擀面杖“嗒嗒嗒”地敲打着案板,好不热闹!那刚出炉的芝麻烧饼,散发着香味儿,让人垂涎欲滴。家长们也瞅准机会,让半大小子提壶茶水,去沿街叫卖:“喝茶水,一分一碗!”

转眼间,60多年过去了,南海街的街道走向依然如是,两旁的院落却早已被一座座高楼所替代,昔日满是垃圾杂草的南海子也已建成一处清新典雅的休闲公园。沧海桑田,斗转星移。这条位于太原老城西南角的街道,跟着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的步伐,进入了新的时代。

难忘时刻

背矿石

石受文

1958年夏秋季,全国兴起大炼钢铁热潮时,我15岁,正在太原七中读初二。学校老师有的上山去大炼钢铁,有的在操场上建起了土炼铁炉,鼓风机“嗡嗡”地吹氧助燃,灯火通明,昼夜不停。学生也得积极参加,学校组织我们全年级上东山背了一次矿石。

那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同学们在操场集合徒步出发。我们个个身背帆布书包,自带干粮,从上马街经五龙口,出城向东一直走了大约三个多小时到达东山。虽然已精疲力竭,但望着从未见过的连绵大山,我们非常兴奋。

山上以石头为主,树木不多,山谷幽深。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挑捡含铁成分高的矿石。中午,学生们集中在山沟吃午饭,自带

着馒头、饼子和咸菜、豆腐干。校方用直径一米多的大铁锅,在临时搭起的柴火灶上烧开水。井水发浑水质差,锅底澄着一层碎草和泥沙,但我们又渴又饿,也顾不得讲究了,照喝不误。

饭后又干到半下午,通知我们收工,大家各自背着一书包矿石踏上了回家的路。走啊走啊,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的脚步越走越慢,腿困脚疼。为减轻稚嫩双肩的负担,我们边走边往路边偷偷扔书包里的矿石。大约晚上九点多钟,终于顶着星星踏着月光回到学校。每人背的矿石也剩下半书包了,集中起来倒在操场上只有不起眼的一堆。

第二天上学,大家发现帆布书包被矿石硌得满是小窟窿,为我们留下了深深的“背矿纪念”。

岁月留痕

一本画册寄深情

郝妙海

在我的书橱中有一本薄薄的画册,它凝聚了我近半年的心血,也寄托了我一份深深的情感。

1963年的9月,我们48个青春少年走进太原十五中的校门,共同组成了一个叫作高十一年的班集体。此后的三年,我们相识、相知、相携,共同播种、耕耘着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孰料,3年以后,我们因“文革”而彻底改变了人生的方向,连大学的考场都没进,便各奔东西,四散而去。多年以后,有一大帮人被冠以一个“老三届”的名称。我们,成了其中最老的那一届。

当狂躁、迷茫渐渐淡去以后,离散的同学们开始了漫长的思念和寻觅。终于,在毕业(其实,我们算不算毕业至今都说不清)20周年以后,我们班的33名同学回归母校,举行了第一次聚会。此后的30年中,我们又陆续聚会过5次。每次参与者大多为二十几人。在2015年2月的那次聚会上,与会的同学们约定,提前准备,共同努力,力争在2016年7月,即我们“毕业”50周年之际,举办一次尽量齐全的大聚会。同时,我自告奋勇,届时要编印一本小册子,作为纪念。

2016年7月30日,经众多同学的共同努力,计划中的聚会如期举行。当日,有35名同学和5位老师应约而来。有些自从分别后再未见过面的同学,闻讯后也从天南地北赶了回来。那日,母校为我们敞开了校门。在时任校领导的陪同下,我们不仅参观了曾经熟悉的校园,还在小会议室组织了一个多小时的文艺联欢。午餐后,部分同学还探望了几位在家休息的高龄老师……同学们互相问候、交流,仿佛又回到了



50年前那段难忘的学生时光。

聚会期间和聚会过后的一段日子,同学们纷纷按我的构想,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和文字资料。其后,我根据手头的资料,开始了编排,经多次构思,最后决定将画册分为三大版块。第一部分:“此情可待成追忆”,记录同学们在学校和“毕业”后的群体活动。此部分又分为三节。第一节:年少不知愁,记50年前的相遇。第二节:汾河水长流,记50年间的相觅。第三节:相顾已白头,记50年后的相聚。第二部分:“岁月尽在不言中”,则是40位同学和6位老师的个人简介。第三部分为附录,节选了部分十五中校史,另还有部分同学的作品等。

历经近半年的努力,一本100个页码名为《岁月》的画册,终于在2017年春节前,送到了同学和老师们的手中。

由于是第一次当编辑,画册并不尽善尽美,但它还是弥补了我们这一班人的一点缺失和遗憾,留存了我们的一段岁月和脚步,也见证了我们深深的友谊和情感,同时还送上了个老同学的祝福,所以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人的一生,走过路过,有些人和事,是不能忘掉,也不应该忘掉的。能编一本画册,将一些人,将一些事,将一段情记录下来,又何尝不是快事一件呢!

往事钩沉

都市里的“庭院经济”

梁建军

1965年,我们家从桥东街搬到了并东街的东岗粮库宿舍。粮库的宿舍大院宽敞,住着三四十户人家,家家门前都有一片空地,有二三十米长,沿着自己房子的隔墙打道地埂,就形成了一畦地。

我家住在宿舍东南角,东面是一家单位的墙,南面是粮库,西面打条地埂,就成了我家的“自留地”。也许因为当时物资短缺,生活普遍困难,也许因为父辈大多是农村来的第一代“移民”,都会种庄稼,对土地格外珍惜,“庭院经济”因此搞得热火朝天。地里以种葵花、玉米为主,还会留一片种一些西红柿、茄子、豆角、南瓜等蔬菜,有的还会在门口用砖砌个花池,种上指甲花、坐锅花、美人蕉、九金黄等花卉。这些绿植,既净化空气、美化环境,还能补充人们的肚子。

春天来了,冰雪消融,大地苏醒了,就要翻地。地不大,也不需要专用工具,我们就拿把铁锹和镐头,锹能翻动的就用锹翻,翻不动用镐刨,一锹挨一锹地把土挖起,翻松。边翻边把土块拍碎,摊平,地不多,用不了半天,地就翻好了。而后要晒几天,就开始下种。

种子都是上年留的。下种前,把种子放到一个大碗里,倒些水,浸泡两三天,这样种子吸饱了水分,出芽快。大田的庄稼是享受不上这种待遇的。而后,在土地上一两尺距离挖个小坑,把家里的鸡粪、兔粪,撒到坑里,这就是底肥。坑距相等,横平竖直,每个坑里再浇上半瓢水,撒上两三粒种子,再把土填回去,播种就结束了。

过段时间,我们期待的嫩绿色的庄稼苗就破土而出。当“一窝”禾苗长到六七寸时,就要间苗,紧挨着的两三棵,只留一棵壮实的,其余的拔掉,避免争水肥。长到两三尺,就要给庄稼培土、固根,避免长大倒伏。夏日里,也是院里最美的时刻,庄稼绿油油的,门前的花开得姹紫嫣红,蝶飞鸟啼,赏心悦目。晚上,孩子们藏猫猫,藏到庄稼地里找起来可就费劲了。

到了收获的季节,不待玉米熟透,隔几天就掰些嫩玉米,晚上煮上一锅,既尝鲜,调剂口味,还能当口粮。葵花籽能生着吃,甜丝丝的,但要熟透了,晾干,放着过年吃。

上世纪80年代,孩子们长大了,有的空地盖起了房子。后来棚户区改造,高楼鳞次栉比,我们的“庭院经济”也就成了历史。

一件小事

学费被水冲走了

李成林

小学三年级那年开学,我和小伙伴们一同到学校报名。

一路上,我们打开书包,从本子上撕下纸,叠成一个个小军舰,放入水沟里看谁的漂的好。就在这时,我翻书包不小心把一元钱学费掉到了水里,沟里水大,钱一下就没了踪影,我吓得号啕大哭。

当时到队里干活,年底一个工一角钱,一元钱就是10个工,这就是10天的血汗钱。我知道父母的辛苦,看着小伙伴们到学校报到后,手里拿着新课本,互相谈论着回家了,但我还在校门口徘徊,怕回去了父母责怪。

班主任齐老师不知怎地从办公室里望见了我,她喊着我的名字,并向我招着手。等我走到跟前,齐老师问:“全班就差你一个人了,你怎么才来?”我一着急,什么都说不出来了。齐老师让我慢慢说。知道事情的经过后,齐老师摸着我的脑瓜说:“孩子,这钱你又不是乱花了,不能怪你。”她在册子上填上了我的名字,还把本子和课本都发给了我,叮嘱我赶快回家去。

后来从班长的嘴里得知,我的学费是齐老师用自己的钱垫付的。齐老师是下乡知识青年,临时抽调来代课,还是挣工分的,她的生活也很拮据,星期天常去山上挖野菜吃呢。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就跟母亲说了学费的事。

第二天,母亲在头巾里包了10个鸡蛋,和我一同去找齐老师。母亲先是使劲道谢,然后让齐老师收下鸡蛋。齐老师坚决不要,但最终也没拗过母亲,只好把蛋收下。临离开时,齐老师把一支钢笔和一本《西游记》送给了我。

从那时起,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长大了要当像齐老师一样的教师。